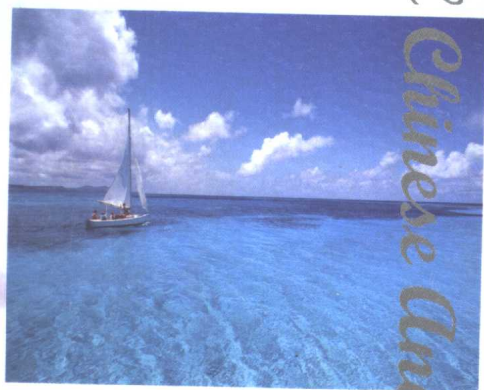


《中外书摘》精品丛书

生涯录

爱似深沉的海



Diges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Books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外书摘》精品丛书

生涯录

爱似深沉的海

《中外书摘》编辑部 编

Diges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Books



B12580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似深沉的海/《中外书摘》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中外书摘》精品丛书.生涯录)

ISBN 7-208-04258-6

I. 爱... II. 中...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625 号

责任编辑 林海鑫

封面装帧 傅惟本

·《中外书摘》精品丛书·

爱似深沉的海

《中外书摘》编辑部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348,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4258-6/G·815

定价 24.00 元

目 录

奋斗编

生死之间:《焦点访谈》记者的故事	3
镜头中的故事	11
他在中国播种理想	
——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传奇	22
为了敦煌学的回归	
——段文杰传奇	30
一个支边女知青的宦海沉浮	39
蚂蚁与大象的争斗:与美国福特公司打官司	48
让 CCTV—4 节目在日本落地	63
不认命的瑶儿	77
妻子的叙述:他选择了安乐死	87
寻找洋哥儿们	96
三换导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遭遇	104
一个卖唱的盲人乞丐的心声	114
辛丰年其人	122
在大西洋上漂泊的 133 天	131
畸婚	140
到西藏去	152
最后的圣诞节	159

体验编

我的洋女婿霍夫曼·····	169
漂泊者的故事:骑车翻越二郎山·····	183
我所亲历的人狼之战·····	189
一名特殊战士抗洪抢险的体验·····	194
家有升学女·····	200
带狗的日子·····	211
我在再就业的日子里·····	218
在非洲选女演员·····	223
用心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一个经济博士的自述·····	232
沙漠孤旅 ——穿越巴丹吉林·····	240
父亲的朋友·····	249
乙武洋匡自传片断:四肢残缺的“运球高手”·····	256
姑娘,如今你在哪里·····	262
沙漠中伏记·····	269
“老三届”人的故事:开阔地上的土地庙·····	275
依然怀念那种流浪时的激情·····	282
我为何要告别警员生涯 ——一个洛杉矶女交警的自述·····	288
艰辛拉保险·····	297
不放弃生活给我的任何机会 ——一个大学生的自述·····	302

情感编

翠湖喂鸥人·····	309
------------	-----

思茅小姑娘,你在哪里	319
最后的夏天:我的谢尔盖	324
奇遇神秘老人	334
迟到的婚礼钟声	344
女儿给爸爸的一封信	356
爱的奇迹	369
郑智化的初恋	373
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 ——“当代武训”白芳礼	381
钢丝绳上血和泪	389
爱情不只需要接吻	397
爱似深沉的海	404
纽约,有这样一对华人夫妇	409

认知编

面对青春的躁动

——一个心理医生的咨询手记	419
发生在长空里的奇异故事	426
布来那:犹太富翁的中国体验	437

体验南级

——一位随队记者的日记	443
环球签证	453

戴着镣铐跳舞

——一个辩手的手记	461
乔丹母亲的礼物	466
两次口试的回忆	472
斯坦福考试亲历记	478

我在哈佛做心理咨询·····	487
微软的女秘书·····	497

奋斗编





生死之间：《焦点访谈》 记者的故事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编

在国外，记者被认为是高风险职业的从业人员。因为他们要经常出入炮火纷飞的交火战场，动荡不安的热点地区，危机四伏的事故现场，所以他们只能把性命系于弦上。特别是那些摄影和电视记者，他们呈现给读者、观众的画面有多么惊心动魄，他们自己就处在多么惊心动魄的危险境地之中。

而在国内，由于观众看惯了没完没了的会议新闻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人情稿”、“关系稿”，觉得记者是个很舒服的职业。

一位记者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想通过浙江省温州市对记者接待方式的转变，表明这个地方观念的进步。文章的题目是：大报记者在温州的“遭遇”。他的“遭遇”是什么呢？被采访单位没有去机场迎接，采访时没有专车，只有陪同人员拦的出租车；吃饭也只是一般的工作餐。这位记者对这样的改革深表赞同，并感慨道：这种接待方式，在他 11 年的记者生涯中，是仅有的一次。透过这篇文章，人们可以想象一些记者是怎样采访的。

这位记者的“遭遇”，如果是《焦点访谈》记者遇到的，简直就是非常高的“待遇”了。只要不设置重重障碍，不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不进行暴力围攻，甚至只要不东躲西藏玩“挪移大法”，能

让记者找得着人,就足以让记者千恩万谢了。如果采访中,对方能给记者一杯白开水,那是运气;如果能派一部车配合采访,那是造化;如果还有午餐(哪怕是方便面),那简直就令记者惶恐了。至于让对方包吃、包住、包玩,甚至再带点礼品回来,记者想都不想,因为《焦点访谈》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这些行为在绝对禁止之列,记者采访活动中的一切开支,均由电视台承担。

很多业内的同行都说:“你们《焦点访谈》整天‘骂人’,还要人给好脸色?”

其实,脸色并不重要。对于《焦点访谈》来说,如果真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焦点访谈》的每一位从业者,在努力实现一个真正新闻记者的价值。这就需要付出,需要面对危险。采访中的麻烦是家常便饭,采访之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时常遇险。

一般说来,《焦点访谈》的编辑一个月要外出采访两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焦点访谈》人员出差一般都乘坐飞机。这样,他们一个月要坐四趟飞机。至于摄像记者,他们陪某位编辑拍完一期节目,回到北京后,往往又要陪另外的编辑外出采访。因此,他们乘飞机的次数更多。除了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和一些大公司的商务人员,《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可能是乘飞机最频繁的群体了。

坐飞机本是比较舒服的旅行方式,但经常飞行,那种“脚踏不着实地”的感觉却并不舒服。《焦点访谈》的记者经历过飞机遭遇恶劣气候时上下颠簸的难熬;经历过飞机故障刚升空又返回的恐惧。由于飞机事故有一定的概率,《焦点访谈》记者往往养成一种不正常的心态:如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航空业太平无事,心里就不踏实。一次,《焦点访谈》记者孙杰为拍一个45分钟的节目,要在15天之内采访青岛、武汉、广州、万县、重

庆、成都、上海等7个城市,几乎每天都得拎着行李往机场跑。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民航各公司都保持着安全飞行的记录。孙杰有种预感,总觉得该“出事”了。果然,一架飞机在深圳冲出跑道,所幸没有人员死亡。有了出事的记录,摄制组一行人才算“踏实”下来。

天上飞心里紧张,地上跑也不轻松。《焦点访谈》报道的事件,有很多发生在偏僻的农村、山区,交通不便。记者常常在飞到省会城市后,还要坐车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采访目的地。《焦点访谈》记者经常乘车,遇到危险情况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一次,一位记者到云南省武定县采访。汽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狭窄、蜿蜒的公路两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突然,汽车后胎爆裂,汽车失去平衡。幸亏司机常跑山路,有经验,才没酿成大祸。即使这样,司机已经被吓得满脸失色,下车后在路边连抽了六根烟,一句话没说。足足蹲了有20分钟,司机才起来换胎,重新上路。车上,司机对记者说,他死活无所谓,但要把《焦点访谈》记者捎上,罪就大了。

有惊无险的事毕竟侥幸,又惊又险的事一旦遇上,也只能听天由命。

1997年3月,为了制作《焦点访谈》1000期特别节目,记者杨明泽和谢子猛到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进行一个节目的追踪报道。因为是要报道当地政府工作的改进情况,所以记者受到了颇为不错的待遇,省里派出一辆车,将记者送到采访地。车开出哈尔滨市不久,陪同记者采访的黑龙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干部想替换一下司机,接过了方向盘。杨明泽和谢子猛感觉到他手“潮”,但也不便说什么。

丰田4500大吉普貌似正常地行驶在公路上,两位记者的警

惕在一点一点被困意侵蚀,正午的阳光透过挡风玻璃照在他们身上,连续的颠簸让他们睡着了。

车子突然剧烈震动几下,记者的耳边充满了一些复杂的声音,谢子猛从惊恐中睁开眼睛时,只见许多笔直的树飞舞着迎面而来。车身蹭过了几棵树,车上人的身体左摆右荡。终于,一声巨响,汽车前后左右所有的玻璃同时粉碎。谢子猛也不知道自己是撞在了车的哪个部位,只记得身子有一个向挡风玻璃外冲又被“吸”了回来的过程。随着剧痛,谢子猛用手捂住前额,血就像水一样喷射出来。温热的血弥漫过双眼、脸颊,溅落到他的皮衣上,声音就像水滴打击鼓面。透过眼前一片红色,谢子猛看到挡风玻璃并没有碎开,而是由无数的碎块连成一个整面在颤动。在他的记忆中,这一刻是凝固的。

杨明泽迅速帮助谢子猛从车窗中钻了出来。他把围巾绑在谢子猛的头上,拦了一辆大卡车,直奔二十多里外的明水县医院。谢子猛被大夫穿针引线缝了11针,次日在哈尔滨医院又被拆开,被细致地重缝了16针。北京的一个哥们儿在电话中动情地问候说:“呦,16针呐,那短不了,你想缝一个裤兜才多少针呀。”

那棵树被撞断了。事故车的板筋也报废了。车的右前灯已经挤到了谢子猛坐的副驾驶座上。如果不是当时他的身体被悠得横了过来,如果他不是系了安全带,他的腿将留在车里。大家都说这是命。谢子猛深深觉得,“命”的最大本事,就是把飞来横祸加在你头上,还让你不知道应该懊恼还是庆幸。

谢子猛的遭遇给了《焦点访谈》所有记者两点有益的启示:

1. 跑长途时尽量不要坐副驾驶座。谢子猛举出的证据是,与他同行的杨明泽因坐在后排,毫发未损。
2. 绝不坐非正式司机开的车。

但这两条“戒律”却也不见得好使。

在《焦点访谈》开播五周年特别节目《焦点的报告》节目中，主持人崔永元指着一堆黑乎乎、呈燃烧后的纸片状的物品，向现场的观众提问：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有观众说是轮胎；有观众说是炮弹片；还有观众认为是考古发掘。

其实，它是被烧毁的摄像机残骸。

一部七八公斤重的摄像机，最后竟变成薄薄的纸片状残骸。这该经历了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火灾。

接着，观众在大屏幕上看到了只剩下几根骨架的三辆汽车残骸；看到了被烧得面目全非、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两位《焦点访谈》记者，他们因为伤痛未愈，不能到现场与观众见面。

这是《焦点访谈》记者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车祸。

1999年1月下旬，《焦点访谈》编辑刘涛和摄像吕少波奉命赴山西采访，此行要拍摄的两个选题，让他们从山西南端的运城一直窜到了晋北的贫困县灵丘。

近十天的两地采访结束后，由于临近春节，采访地又交通不便，出于好心，当地政府派了一辆警车将记者送回北京。而且，考虑到去北京的道路不好走，对方特意找了交警队最好的司机开车。

当小车行至河北省易县地面的盘山公路时，险情还是发生了。

一辆当地的个体运输户的大卡车在违章强行超越一辆三把子机动车时，猛地斜横在了原本不宽的盘山路上。记者所乘的小车当时的情形是路的左面是高山，右面是深谷，无路可走。一声尖利刺耳的急刹车声响后，咣当一下，小车直直地顶在了大卡车中部的油箱上。

说起来,记者的运气确实太差了。对面的卡车可称得上是个多赶快跑的个体户典范汽车。油箱被他们改装成了可盛150公升汽油的大家伙,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的汽油弹。而且由于油箱是私自改装的,防撞击和密封性能大大下降。撞车的一刹那,卡车满箱的汽油立即从注油口喷出,随即变成灼热的油火,扑进了轿车里。

坐在汽车后座上的吕少波和刘涛,只觉得眼前红光一闪,整个人顿时就被包围在火海中了。当时刘涛大喊一声:“快跑!”紧跟着两人开始设法打开两边的车门。谁知道,剧烈的撞击,已经使车门完全变形。吕少波撞击了几次,都没打开身边的车门。在求生的欲望支配下,刘涛侧过身子,拼尽全力向自己边上的车门作了最后一击。

天无绝人之路,车门竟然奇迹般地被撞开了,撞击的惯性使刘涛几乎头朝下倒在车外的地上。车外也是火场,本能又使他爬起来踉跄着向远处跑出了十几米,才逃离火场。刘涛回头望去,只见吕少波和其他人像火人一样从撞开的车门冲出。他们比刘涛仅仅晚出来几秒钟,但烧伤却严重得多。吕少波连着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才将身上的火扑灭。

在车里的人逃生出来几十秒钟之后,火场内就开始响起了一声声的爆炸,火焰窜起几丈高,方圆几十米的事故现场,成了一片灼热的火海。

小吕望着燃烧的汽车,无奈地说了一句:“机器还在里面。”

此时,刘涛感到右臂剧痛,像有个大火球似的窜来窜去,右胳膊搭拉着,好像已不属于自己。他知道,右臂肯定是撞断了。

在事故现场,有几个当地的农民。满脸血污的吕少波赶紧向他们求救。当农民听说烧伤的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立即开始拦车,准备送他们去医院。但拦了几辆,对方都不肯送。最

后,农民急了,拽住警察司机,说如果不救《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把司机和他的汽车推到悬崖下。这才拦住了车。

在赶往急救医院四十多里的颠簸路上,刘涛这个身体强壮的刚强汉子,呻吟声竟然不断。在当地驻军的一家部队医院里,两位记者肉体上的伤痛和内心的孤独、空寂的感觉,一阵阵地堵上来。火场中随身带出的唯一值钱的东西——手机成了当时全部的希望。刘涛一遍遍地拨打着部里组里的电话,但由于山区信号太弱,始终不通。后来,终于用部队的电话才同北京联系上。在这期间,无论是当地农民、警察、政府还是部队医院,都对受伤的《焦点访谈》记者,表现出来极大的热情和关心。几位农民几乎成为两位记者的家属,在医院里跑前跑后,为记者端水喂饭。这种情感,绝不是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实际上包含着人们对于《焦点访谈》栏目深深的情意。

经过部队医院的诊断,刘涛的右臂是粉碎性骨折,挠神经系统完全损伤;吕少波的脸上、手上严重烧伤。

在接到记者受伤的电话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立即派副主任梁建增和制片人赵微等人赶往易县,接回伤员。

回北京的路上,为了减少车辆颠簸引起更大的伤痛,制片人赵微和前面开着的车始终保持着联系,前面的车不时地传来左面路不平,右面路有坎等等诸多的叮咛,伤员们乘的车就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两位《焦点访谈》记者的伤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心。他们被安排进了烧伤、骨折的专科医院积水潭医院。在床位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记者在一天之内,从大病房连换三次,最后住进了单间病房,享受着较好的医疗照顾。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的领导也经常过来探望征求意见。中央电视台的李东生副台长、新闻中心的孙玉胜主任、评论部的袁正明主任不仅惦记着两位记者

的情况,而且与专家一起研究商定手术方案。

受伤的日子里,不仅两位记者所在组的同事们轮流着每天都来看护,就连部里许多平日并不熟悉的同事也赶到医院探望。物质上,鲜花、水果、各种营养品源源不断地送来;精神上,怕他们养病时无聊,同事又专程购买了许多书籍、录像。嫌病房布置单调,同志们又拿来了漂亮的装饰物。稍稍能够活动后,领导们又把他们用车接出医院,爆撮一番,改善伙食,调剂口味。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两位记者在留下一定的残疾后,身体慢慢恢复,并先后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对于两位记者不幸中的万幸,有人总结道:

1. 遇到了好心的农民。如果不是农民将他们及时送到医院,后果难以预料。

2. 撞到了合适的医院。为记者急救的部队医院恰恰也是以烧伤和骨科见长的专科医院。他们准确的诊断和到位的急救措施为后来的治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得到了集体的关心。在两位记者治疗期间,无论是在医疗方面,还是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集体都给予了他们最大的支持和关照。

有人认为,这是两位记者的“运气”,但刘涛却认为他们不过是沾了《焦点访谈》的“光”。他写道:“在新闻评论部的部训中,总在强调团队精神。过去对于这个干巴巴的字眼,坦率地说并没有什么感受,只认为这是对工作上相互支持的一种要求罢了,但这次受伤后,团队精神这个概念在我心里得到了升华,这个字眼中,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整体优势,还包含着令现代人感到缺乏的浓浓友情。”

(《用事实说话——中国电视焦点节目透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